

海 燕

高尔基自传

海燕



著者	M·高爾基
翻譯者	陳 節
印行者	文學出版社
經售者	學藝出版社
出版期	桂林桂西路棠梓巷二十號 三十二年九月(桂)
印數	三〇〇〇冊
定價	國幣三十三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高爾基自傳.....	(一)
海燕.....	(四)
坟場.....	(六)
笑話.....	(二七)
二十六個和一個.....	(七二)
馬爾華.....	(九〇)
大災星.....	(一〇〇)
莫爾多姑娘.....	(一六)

★

高爾基自傳

我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廿四日生在尼日尼諾夫郭倫德。現在叫做高爾基城。父親是一位兵部尉兒子，母親是一個小市民。祖父是一個軍官，因為待遇屬員太殘酷，被尼古拉第一革了職。他是非常之頑固，以致於我的父親從小歲到十七歲之間逃過五次。最後的一次他就永遠離開了自己的家庭。他從波爾斯克走到尼日尼城，就在這裏做訂包工人的總辦。他很有能力而且識得字的，因此，他二十二歲時，科爾青輪船公司已經委他在亞斯脫拉哈地方辦事務的主任。他在一八七三年在這個地方生了霍亂病死了。這病還是從我這裏傳染去的。照外祖母說，我的父親是聰敏和氣而且非常之快活的人。

外祖父的出身是伏爾加河上的水手，經過三次叛亂，他已經做了巴拉赫甯人薩耶夫通商隊裏的一個職員。後來他就幹染織事業，賺了些錢。在尼日尼地方開了一間很大的染織店。不久，他在這城裏就蓋了幾間房屋和三個印花染織工場。他被選舉為行會的班長，服務了三年，後來因為沒有舉他做行會頭腦，他很生氣，就辭掉了班長的職務。他是很信仰宗教的，他事關得非常殘酷，病態似的小氣。他活到九十二歲，死在一八八八年。

父親和母親的結婚是『自作主』的，因為外祖父當然不肯把自己的要女嫁給一個前途不明瞭的孤兒。我

的母親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她以為我是致父親於死的原因，她不愛我，而且她很快就嫁了第二個丈夫，完全把我丟在我的外祖父手裏，他就用「普撒特爾」聖詩和「祈禱日課經」開始教育我。

三歲以後，我七歲的時候，把我送進了學校，在那裏，我學了五個月學得不好，我討厭學校的秩序，也討厭同學，因為我愛孤獨。我在學校裏傳染了天花，我停止了學習，就再也沒有恢復它。在這時候，我的母親因為急性肺癆死了。而外祖父又破產，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為同他同住的有兩個兒子，都有妻子，還有小孩子，除出外祖母之外，沒有一個人愛我，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愛而肯犧牲自己的老婆婆，我終生終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感觉去紀念她。我的舅父們過着鬪氣的生活，喜歡好好的吃喝，喝醉了，他們就時常互相打架，——或者同客人打架，客人在我們這裏常常有許多，——或者呢，他們要打自己的老婆，一個舅父把兩個老婆都逼進了棺材。另外一個也逼死了一個老婆。有時候他們打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說不上任何智識上的影響，而且我的一切親戚都只是些勉強識得幾個字的人。

我到了八歲就把我弄到鞋子店裏去當「學徒」，但是兩個月之後，我自己不小心，沸滾的菜湯燙壞了我的手，我又回到外祖父那裏。我痊愈了，又把我送到一位遠親畫師（打樣的）那裏做學徒，可是過了一年，我就因為生活條件很苦，從他那裏逃了出來，而到輪船上去做廚子的學徒。這是一個退伍的什長，叫做美海爾·安東諾維支·斯謨萊衣，他氣力大得很，簡直像神話裏所傳說似的，讀了不少書，他給我的益處，他引起了我讀書興趣，在這以前，我痛恨書籍，以及一切印刷的刊物，然而我這位先生却發了個現，要使得我相信書的偉大的意義，而愛上書籍了。

第一本使我喜歡得發瘋的書是「關於一個兵士怎樣救了彼得大帝的傳說」。在斯謨萊衣那裏，有滿滿的一箱子，大半還是皮裝的小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文庫。聶克拉沙夫旁邊，放着愛卡爾特豪仁，——「時代」雜誌之外，又有一八六四年（？）的「花」雜誌，「信仰的石頭」，還有些小俄羅斯文的書。

從這個時候起，凡是落在我手裏的書我都讀；十歲開始做日記，所記的是從生活和書裏面得到的印象。以後的生活就非常之複雜；我又從廚子那裏回到圖案畫師那裏去之後，販賣神像，又當過格里亞資到察里程的鐵路，看夜的，做過餅干司務，麵包司務，生活有時候很困苦，在國內流浪過幾次。一八八八年住在卡普，第一次認識了學生，參加了一個自修學會；一八九〇年我覺出在智識份子之中沒有我自己的地位，我又去流浪了。我從尼日尼跑到察里程（現在的史太林城），頓河區域，烏克蘭，從那裏走到倍薩，比亞，再沿着克萊，南岸到苦班的黑海邊。在一八九二年十月，住在替弗利斯在這裏的「高加索」報上登載了我的第一篇作品「馬卡爾楚德拉」。很多人稱贊着它，我又跑回尼日尼，我替「沃爾加消息報」試寫短篇小說，他們很願意的接受了，并且印了出來。我送一篇「耶路良·皮里亞衣」新聞給「俄羅斯雜誌」也被接受了，印了出來。在這裏我應該指出，外省報紙登載「初步」的作品這樣容易，還可以驚異；我以為這很容易，也許是因為這些主筆極端尚慈善，或者是他們完全缺乏文學上的智識。

在尼日尼，一八九三——九四年我認識了郭洛倫科（V. G. Korolenko）我的走進大文學界是全靠了他。他對做了很多的事情，給了很多的指示，我學習到的很多。我的第一個先生是一個兵士——廚子斯謨萊衣，第二個先生是個律師拉甫，第三個是卡留日納衣，他是個「社會之外」的人，第四個就是郭洛倫科。

我不記得了。記起了這些非常自善的人，我很感動，很傷心。在一個人的回憶裏，這是最寶貴的。

（這篇「自傳」登載在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作傳」(Fisatel'skoye) 雜誌上。雜誌裏還有

許多人的「自傳」，其中有一篇是關於一個叫作「A. D. Borovnikov」的人，他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他

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這篇「自傳」是金剛山島上的土著寫的。

海燕

歡樂。

白濤濤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中间，得意揚揚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一會兒，翅膀碰到浪花，一會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她在叫着，衝到雲在這鳥兒的勇敢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

裏所聽見的。

這叫喊裏面，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激情的火焰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喊裏所聽見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飛着——鳴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在飛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得。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濫白

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雲越來越昏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浪在唱着，在衝上去，迎着高懸的雷聲。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聲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地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

扔在崖岸，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

看罷，牠飛舞着，像仙鹿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鹿——牠在笑，又在噱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噱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鹿——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住太陽的，不的，遮不住的！風吼着……雷響着……

一堆堆的陰雲，好像深藍的火焰，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己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更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揚揚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這是雄蛇——我生氣的說。

老頭子用長靴的腳尖踢開了那放著灰黯的光彩的帶子，舉起了草帽，脚步很堅定的走開了。

——謝謝你——我說，他並不回過頭來，回答了一聲：

——如果是雄蛇，那就不危險的。

很快的，在墓碑之間消逝了。

我看了看天，大概是五點鐘光景。

廣野的風，在吹著輕輕的搖動著草梗，在溫暖的空氣裏，白樺，菩提，赤楊和濃密矮的樹林，扇著絲絹似

的窸窣聲。這牧場上的夏天的瑣屑的聲響裏，聽得見一種馴服的憂愁——這聲音引動了種種特別忠實

的，關於人和牲畜的想頭。——這聲音引動了種種特別忠實的想頭。——這聲音引動了種種特別忠實的想頭。

土墩上沈重的綠蔭的天幕遮蓋著白的和灰色的墓碑，遮蓋著那些被雪磨光了的，被雨洗淨了的十字架和

園地的柵欄——這豐富的植物隱蔽了塵俗的城市。就在附近，那裏是散佈著非常之多的灰塵，濃得像煤灰一樣

而且這還擋住了城市裏的模糊的喧鬧，灰塵和惡毒的氣味。

我在無數的坟塚中間，在那亂七八糟的小路上走着；在綠蔭的空隙裏，看見那鐘樓上的鍍金的十字架，高高

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著。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著些謙虛

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著。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著些謙虛

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著。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著些謙虛

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著。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著些謙虛

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著。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著些謙虛

而在火爐後面，拖長着一排惡劣的、換的小房屋。這些房屋裏滿滿了無聊的人物，蠢笨的、馴服的凸出着四方形的眼睛，望着坎場園地的瑣碎的紅磚牆和那上面的一堆烏黑的樹幹。我就住在這些小房屋之中的一間。——我那個小到極點的房子充滿着燈油的氣味，而每天晚上我總要聽見廣東的良善的歎氣和聲。房東伊拉克利·威魯白夫是個國庫司的小官。我從窗子裏經過那一片燒焦了的土地，望見坎場的時候，這坎場顯得很美麗，而且很熱的引誘着我。

許多坎場中間，那驚醒我的老子的黑影閃來閃去，彷彿在追逐着我。——他的草帽，強烈的反映着太陽光，在十字架中間浮動着像一朵向日葵的花。我也注意着他，而想着伊拉克利·威魯白夫，一禮拜以前，他的老婆——一個胖女人，兇惡的長鼻子，貓似的綠眼睛，步行的走到基耶輔去請告了；他就立刻從什麼地方同了一位胖胖的姑娘回來，對我說是他的表姪女。

神聖的名字，葉夫朵吉亞，而我叫慣了「狄坎卡」，請愛罷，但是我預先警告你：這姑娘是不准……龐大的背脊的刺得光光的，候個廚司務似的威魯白夫，總是很擔心地扯着褲子，他的褲子要從肚子上滑下去了，而肚子塞得滿滿的，大概裏面是塞滿了西瓜。他的厚厚的嘴唇，貪吃似的張開着，在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凝結了一副吃不飽的飢餓的神氣。

每天晚上我聽見

狄坎卡來呀，給我搔搔背看看，在肩膀骨的中間……對了你這個……長了這麼大了……狄坎卡笑聲兒的哈哈的笑着，我推動幾下椅子或是把書扔在板上，——失利的叫喊和貪心的喊喊聲的聲響停

正了聽見一聲沉重的歎息：

——〇……像神父尼古拉一樣替我們向上帝禱告罷……晚上喝的那酒你預備了哪？

中間酒盤滾滾來丁頭

——他們輕輕的走到廚房裏去了，在那裏叫着，咕咕着像老鼠似的。

——

——灰白鬍子的老頭子像青年人似的，輕鬆的一跳，跳過一條小路，站在一塊灰色石頭的大墓碑前面，很注意

的讀着題記。他的臉不像俄國人的，穿着一件深藍色的上衣，敞開着領口，一條黑領帶打着蓬蓬鬆鬆的領結，很緊

貼的托住了銀灰色的平服，像鑄就了的。個強勁的鬍子之間——一個長長的青梁很高的鼻子，面頰的皮膚

上面丁是細小的紅色血脈的網。他舉起了一只手，鴻在帽子旁邊，彷彿在給死人行敬禮，讀着題記的黑字，而一

只眼睛看着我。這使我不舒服，我皺着眉頭往前走過去，繼續的想着自己那條街。

——

——總是那麼樣，在墳地中間那個昆馬沙晃晃來晃去，這是個悄悄地喝得醉醺醺的破產商人昆孟·克洛泊託夫，

跌跌撞撞的，時常跌倒去，他尋找着自己老婆的坟，背着小小的鳥似的臉，滿是灰色的寒毛，眼睛像是有病的

鬼子，他整個身體似乎被失利的牙齒嚼爛了的。他在這墳場上走了三年了，衰弱的腿幾乎要支持不住他的不還

麼大的，了了的身體，——當他絆了一下，跌倒下去的時候，他很久不能站起來，吼着，在草上用手抓，抓着，尖尖

的鼻子在嗅着，他那鼻子紅得像是剝掉了二層皮。老婆死了葬在差不多一千俄里以外，在諾沃柴爾卡斯克，然而他並不相信這個時常乾着潤濕的縣份了，眼睛喘着氣，咕嚕着：

——納塔沙……是呀，納塔沙呀……

赫里斯托福洛娃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的，她是個高個子的老太婆，戴着黑眼鏡，穿着灰色的簡陋的，像神幕似的衣服，上面鑲着黑絨的邊緣，她那滿是骨頭的手揮着一根手杖。而手指頭是畸形的，長，她的萎縮的臉上巴掌，的臉皮已經掛下來了，像是布條似的，繡着花邊的三角巾系着灰黯得發綠的頭髮，攔在太陽穴上，遮住了耳朵。她很慢的走着，很確信地，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對於誰都不認路的。她有一個兒子在酗酒的時候打死了的，輪，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每逢禮拜天吃過中飯，那個瘦腿的近視眼的七品官普拉沃特切夫以前的教員總是穿着帆布的上衣，口袋裏裝着一本書，通紅的手裏拿着手絹，肩膀上用皮帶掛着一隻洋鐵盒子，走到墳場裏來，鼓起着失失的耳朵，像野兔子似的，他真開着嘴，笑得連耳朵都張開了，在墳場中間跳着，用的手絹在墳頭上揮着，像是一面白旗子似的。——他彷彿在死的面前請求着和平。

將近晚上的時候，他就回家去，——走過園地，就有孩子們在等着他。他們跳着，像小狗仔圍着一只鸞鷁似的，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快樂的叫着：

——七品官兒，七品官兒，愛上了蘇希尼娜，捧進了水窪子，七品官兒呀！

他先是不好意思地張開一張大嘴，像白嘴鴉似的，吸了幾聲，蹬着腳，彷彿要在這叫喊中間跳舞起來了，而

有時候，這樣的一只狗站在墳場上，輕輕的轉動着毛茸茸的淒涼的頭，——牠那麼長久的站着，似平在想什麼。牠得叫的，如果叫起來，——那也得不得這響亮是拖着聲音……在叢密的老菩提樹中間白嘴鴉和烏鴉在忙亂着，還聽得見輕輕的小鳥兒的飢餓的叫聲，警告似的叫聲。

秋天風吹掉了葉子，露出樹枝來，——那些黑色的鳥窠會像一些腐爛了的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的頭，——誰把這些頭砍下來了，掛在樹上，圍繞着那白得像糖霜的教堂，紀念偉大的殉難烈士娃爾娃拉。秋天，在這牧場上什麼都在哭，都在扭扭地覺着，——風在哼着像瘋狂了的，被死所掠奪了的情人……

那老頭子突然站在我的道路上，舉起了手，很嚴厲的指着白石頭的墓碑，高聲的說了：

——「此十字形下葬着上帝的奴隸，尊敬的公民狄·米德·彼特洛維支·烏先夫的身體。」完了！

他整理了一下帽子，把手伸在褲子袋裏，而用烏黑的面孔，不爽得不像老頭子的眼睛的嚴厲的眼光估量着我。

——關於人再也不會說什麼了，「上帝的奴隸」就完了！然而爲什麼奴隸又配得上受公民的尊敬呢？

——大概是一個什麼捐款的人罷……

老頭子用腳在地上蹬了一下，很有意思的說：

——那你就寫上呀！

——寫什麼？